

《满江红》电影当下正在热映,而题名岳飞所撰的这首“怒发冲冠”词,无疑已成千年来最著名的一首《满江红》。但史上其他的多首《满江红》,作者同样显赫,故事同样精彩。

一部电影带火了一个词牌

## 《满江红》PK 哪家强



### 柳永版

关于《满江红》的由来,明代写“滚滚长江东逝水”的才子杨慎在《词品》中以为,“唐人小说《冥音录》载曲名有《上江虹》,即《满江红》。”

当代学者谢桃坊指出,《上江虹》这样的曲名并不见于唐人所用词调,不排除唐传奇杜撰曲名的可能。且从音乐上看,《上江虹》下有原注“正商调,二十八叠”,而《满江红》则属“仙吕调”,两者之间在音乐上并无渊源。故杨慎之说实在缺乏依据,似为个人臆断。

《满江红》词牌的来源除了难采信的“曲名说”之外,还有“水草说”和“江景说”。“水草说”意为满江红本是一种小型水生植物,秋冬时节因叶内含有花青素而呈现一片红色;“江景说”则认为唐人白居易在《忆江南》词中有“日出江花红胜火”一句,描绘日照大江、绛红一片的江景,《满江红》词牌名因此而生。

虽然调名来源莫衷一是,但今日所见的最早《满江红》,却出自北宋柳永。

#### 《满江红·暮雨初收》

暮雨初收,长川静、征帆夜落。  
临岛屿、蓼烟疏淡,苇风萧索。  
几许渔人飞短艇,尽载灯火归村落。  
遣行客、当此念回程,伤漂泊。  
桐江好,烟漠漠。波似染,山如削。  
绕严陵滩畔,鹭飞鱼跃。  
游宦区区成底事,平生况有云泉约。  
归去来、一曲仲宣吟,从军乐。

这首词的创作年代,不晚于公元1034年。据宋僧文莹的《湘山野录》记载,这一年九月范仲淹被贬睦州,途中遇见岁祀迎神,已听闻“桐江好,烟漠漠。波似染,山如削。绕严陵滩畔,鹭飞鱼跃”句,可见范仲淹对这首词当已不陌生。

### 苏轼版

1080年苏轼被贬黄州后,多得一江之隔的时任鄂州太守朱寿昌斡旋照拂,全家才能在官驿临皋亭中安身。每逢重阳时令,朱寿昌还会邀请苏轼赴宴,因此苏轼也就时常心存感激,有了这首《满江红·寄鄂州朱使君寿昌》:

#### 《满江红·寄鄂州朱使君寿昌》

江汉西来,高楼下、蒲萄深碧。  
犹自带、岷峨雪浪,锦江春色。  
君是南山遗爱守,我为剑外思归客。  
对此间、风物岂无情,殷勤说。  
江表传,君休读;狂处士,真堪惜。  
空洲对鹦鹉,苇花萧瑟。  
独笑书生争底事,曹公黄祖俱飘忽。  
愿使君、还赋滴仙诗,追黄鹤。

北宋胡寅在其《酒边词》的序言里,有一段评论苏轼对宋词贡献极精辟的言论:“……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,摆脱绸缪宛转之度,使人登高望远、举首高歌,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,于是《花间》(花间词派)为皂隶,而柳氏(柳永)为舆台矣。”

苏轼逝世时胡寅已三岁,基本算是同时代人。可见有时不必经过时间的沉淀,时人即有千载不易的评判。苏轼以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和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为代表的豪放词风,几以一己之力提升了词的境界。

### 岳飞版

1138年,岳飞从江州率部驻屯鄂州,有感中原昔日繁华如今却满目疮痍,于是也作一首以“黄鹤”收尾的《满江红·登黄鹤楼有感》:

#### 《满江红·登黄鹤楼有感》

遥望中原,荒烟外、许多城郭。  
想当年、花遮柳护,凤楼龙阁。  
万岁山前珠翠绕,蓬壶殿里笙歌作。  
到而今、铁骑满郊畿,风尘恶。  
兵安在?膏锋镞。民安在?填沟壑。  
叹江山如故,千村寥落。  
何日请缨提锐旅,一鞭直渡清河洛。  
却归来、再续汉阳游,骑黄鹤。

与另一首《满江红·写怀》“怒发冲冠”相比,这首《满江红·登黄鹤楼有感》据岳飞存世墨迹而来,从无异议。

### 张苍水版

明末的抗清名将张煌言(张苍水),曾写过一首沿袭“怒发冲冠”词原韵的《满江红》:

#### 《满江红·屈指兴亡》

屈指兴亡,恨南北、黄图消歇。  
便几个、孤忠大义,冰清玉烈。  
赵信城边羌笛雨,李陵台上胡笳月。  
惨模糊、吹出玉关情,声凄切。  
汉宫露,梁园雪。双龙逝,一鸿灭。  
剩逋臣怒击,唾壶皆缺。  
豪杰气吞白凤髓,高怀眦饮黄羊血。  
试排云、待把捧日心,诉金阙。

张煌言这首词,在岳飞身后的《满江红》中其实并不算上乘之作。跟苏轼一样,南宋辛弃疾也是豪放和婉约两造俱精的大才。他既能写沉郁的“楼观已成人已去,旌旗未卷头先白”(《满江红·过眼溪山》),也能写词句惊艳的“点火樱桃,照一架、荼蘼如雪”(《满江红·点火樱桃》)。

### 郭沫若版

1963年元旦,郭沫若也信笔写下一首《满江红》:“沧海横流,方显出,英雄本色。人六亿,加强团结,坚持原则。天垮下来擎得起,世披靡矣扶之直。听雄鸡一唱遍寰中,东方白。太阳出,冰山滴;真金在,岂销铄?有雄文四卷,为民立极。桀犬吠尧堪笑止,泥牛入海无消息。迎东风革命展红旗,乾坤赤。”

### 秋瑾版

二十八岁的秋瑾在北京写下《满江红·小住京华》一词:

#### 《满江红·小住京华》

小住京华,早又是,中秋佳节。  
为篱下黄花开遍,秋容如拭。  
四面歌残终破楚,八年风味徒思浙。  
苦将侬强派作蛾眉,殊未屑!  
身不得,男儿列;心却比,男儿烈。  
算平生肝胆,因人常热。  
俗子胸襟谁识我?英雄末路当磨折。  
莽红尘何处觅知音?青衫湿!

1894年,祖籍绍兴的十九岁秋瑾被父母许配给湘潭开当铺的王廷钧,但秋瑾与出身暴发户的浪荡子弟丈夫注定不是同路人。

1900年王廷钧用钱在户部捐了个官职一家人赴京,却因庚子战乱而返乡。1901年秋瑾的第二个孩子出生。一年后王廷钧回京复职,秋瑾携子一同前往。于是在1903年的中秋,正处于觉醒中的女战士写下了自抒胸臆的“俗子胸襟谁识我”,更身着男装到戏院看戏因而轰动一时。

### 李叔同版

1911年武昌起义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垮台,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。当时尚未看破红尘的李叔同激动得不能自已,写下《满江红·民国肇造填此志感》,堪称民国成立时的第一首赞歌:

#### 《满江红·民国肇造填此志感》

皎皎昆仑,山顶月,有人长啸。  
看囊底、宝刀如雪,恩仇多少。  
双手裂开猢猻鼠胆,寸金铸出民权脑。  
算此生、不负是男儿,头颅好。  
荆轲墓,咸阳道;聂政死,尸骸暴。  
尽大江东去,余情还绕。  
魂魄化成精卫鸟,血花溅作红心草。  
看从今、一担好河山,英雄造。

词曲双全的李叔同,并未给这首词作曲演唱。据四川音乐学院教授朱舟考证,1920年在北大音乐研究会的《音乐杂志》上曾刊载一首《满江红》古曲,配的是萨都刺的《满江红·金陵怀古》词。到了1925年,与杨绛姑母杨荫榆同族同辈的音乐家杨荫浏将《满江红》“怒发冲冠”与这首古曲相配,从此才成为国人常诵之歌。

## 《满江红》词调的三个特点

《满江红》词调大致分为仄韵、平韵两种,仄韵的始创者正是柳永,平韵则是南宋姜夔。虽然词牌的变体繁琐多达十数种,但大略而言都有三个特点:

1.前后段中各有两个七字对句,要求对偶须工整,如“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”“壮志饥餐胡虏肉,笑谈渴饮匈奴血”。

2.后段起始的四个三字句一般须对偶,如“靖康耻,犹未雪;臣子恨,何时灭”。但也有

不对偶的例子,如辛弃疾的“君若问,相见事,料长在,歌声里”。

3.前段的第七句和后段的第九句,句式皆应为三五式的八字句,如“莫等闲、白了少年头”“待从头、收拾旧山河”。

其实从唐代到五代,词一般都为字数简短的小令,到了柳永的年代,他终将长调发扬光大,《雨霖铃》“寒蝉凄切”、《八声甘州》“对潇潇暮雨洒江天”又或《望海潮》“东南形胜”

都是百字左右的长调。在他的《乐章集》里,更有《戚氏》这样两百字以上的超长调。

柳永虽然将长调带上了历史舞台,使宋词渐趋发展为能与唐诗交相辉映的文学体裁,但此时如《满江红》这样的长调,其题材大多还是闺怨离愁、相思别绪这样的绮丽情怀。真正拓展其词风、令其发出“仰天长啸”般雄浑声响的,还是千古一人苏东坡。

据《成都商报》